

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三目錄

內會外兵書及書會

內志外志與謀不與謀辨

內會外兵會及並書

會盟而後伐救會侵而再有事亦先書會後書及

兵事後會

書會師卿不徵公君不會大夫辨不書大夫重帥辨

內兵不書主帥微音不書承上省文不書變文不書

外兵不書主帥但書國闕文狄之外之辨

諸侯之師不序惡之曖之畧之畧之辨

書以師穀梁范注辨公以楚師裏魯蔡以吳裏蔡辨

書乞師不以王命特更辨卑之抑之辨以晉乞師爲卑屈

書棄師

書師還毅梁武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三

錢唐張應昌學

○內會外兵書及書會

內志外志與謀不與謀辨

左氏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非也安有連兵合眾人君親將而曰不與謀者哉以左氏考之先謀而後伐者稱會多矣不必云及也

劉敬權衛

愚按內會外兵書及書會舊說內志外志之例與內盟誤說同劉氏辨左傳與謀不與謀之說是矣或者曲全其說謂左氏所謂謀者始事之謀也劉氏所謂謀者臨事之謀也亦非確義趙東山謂君大夫將言會微者言及攷之全經亦多不通蓋侵伐入救等事有先行會禮者有不行會禮者與內盟事同書法亦同義見內盟書及會門

隱十一年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按舊說皆以爲內志惟趙氏屬辭以爲書公及蒙上文會時來

與桓十二年及伐蒙上文會盟武父同例○伐可稱會入不可稱會故書及拘內主之說過矣徐庭垣管窓。按此又一說亦通。

桓十二年冬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參看內兵及戰門○趙說見上

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師及齊師是蒙上文次郎治兵見其役之久而專爲圍郕也諸儒泥于書及不書會謂魯欲取郕結陳蔡同伐陳蔡不至乃藉力于齊非也吳氏辨之是矣若書會齊師則讀者必疑次郎爲他事而治兵又安知其非於國內乎張自超宗朱辨義○按吳氏徵論齊欲圖郕非魯欲取郕甚確見書張氏謂書及是蒙上文更通

宣四年秦公及齊侯平莒及郊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以上內會外師書及

隱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隱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桓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桓十五年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裘伐鄭

桓十六年夏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莊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莊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莊二十八年秋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等七國諸侯侵蔡遂伐楚

又冬公孫茲帥師會齊人等六國侵陳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

等五國諸侯

伐鄭圍新城

文三年春叔孫得臣會晉人

等五國

伐沈

文九年春公子遂會晉人

等四國

救鄭

宣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

宣十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成二年夏季孫行父

等會晉郤克

及齊侯戰于鞶

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成七年秋公會晉侯

等八國諸侯

救鄭

成八年冬叔孫僕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成十年夏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成十三年夏公自京師遂會晉侯

等八國

伐秦

成十六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等伐鄭

又冬公會單子等伐鄭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樂驥等八國大夫圍宋

又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等次于郿襄五年冬公會晉侯等六國諸侯救陳

襄九年冬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伐鄭

襄十年秋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伐鄭

襄十一年夏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伐鄭

又秋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伐鄭

襄十四年夏叔孫豹會晉荀偃等十二國大夫伐秦

襄十六年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襄十八年冬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同圍齊

定四年春公會晉侯等十七國于召陵侵楚

以上內會外師書會

○內會外兵會及並書

愚按李氏廉謂一事始書會後書及者皆所以著内外之志家氏鉉
翁趙氏汎說同皆誤於內爲主書及外爲主書會之例而曲爲說也
舊例旣辨破則會及並書者亦只是先期行會禮而後舉兵爾

隱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成二年夏季孫行父等帥師會晉郤克等及齊侯戰于翬

○會盟而後伐救會侵而再有事亦先書會後書及

桓十二年十有一月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十有一月及鄭師伐宋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等侵蔡遂伐楚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僖十五年春公會齊侯等盟于牡邱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愚按趙氏屬辭曰救徐言及蒙上文諸侯之會言之也是也則及鄭伐宋及江黃伐陳書法亦然也與會而後盟者盟書及同○兵事後會

隱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李說見下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公羊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本不預謀後聞乃遣大夫往會傳劉敬○非既約而後期與袁僑如會同高閭集注○魯自盟柯已平於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討宋命上卿帥師往會示從伯之意

張洽集註○伐宋之役齊止用近宋之陳曹而不煩遠兵然魯方從

伯故齊雖不徵于魯而魯自往會之吳激纂言○內大夫會伐者入獨翬會四國伐鄭與單伯會伐宋皆先列諸侯之伐然後稱會

蓋後會之文

李康會通

○書會師卿不敵公君不會大夫辨不書大夫重師辨

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見齊魯交兵門○晉師至而齊師已退故晉救不書夫魯三家合力豈不足以禦齊特以此時政在陪臣制於陽虎而使公出境求師非道矣况晉伯已壞師出後期無濟於事何足恃乎則不若與齊平之善矣余光存俟○士鞅不書辭當然也使書會

晉士鞅則似以他事會而不知晉以師來與救之後期矣請解日方苞直解○書會士鞅則似別行會禮而不知其以師來救也

杜云卿不書禮不敵公也攷春秋以大夫列於諸侯下者多矣如盟新城趙盾盟洮莒慶盟向甯述盟戚國佐會召陵國夏皆鄉也何以書邪節莫規杜持平○愚按胡傳謂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不書士鞅而書晉帥見人臣不可主兵權而有叔非也陳止齊曰不書士鞅重師也亦非也張氏自超辨之

宣元年秋晉趙盾帥師救陳朱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

林伐鄭

不言會趙盾者兵會非好會也杜注會其兵非會其人故稱師孔疏

○公羊曰此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案春秋諸侯會大夫者非一穀梁曰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以其大之也按晉師先已書今四國會之爾有何義乎陸淳引啖趙說○胡傳謂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

而又書大夫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爲訓其曰會晉師乃謹禮於微之意此蓋本公羊君不會大夫之說而考之春秋則有所未合也謂臣不可疑於君故君不會大夫則會師然會盟亦宜然乃文十四年盟新城以晉趙盾列數於諸侯之下而不嫌其疑於君何邪僖二十五年盟洮有莒慶二十六年盟向有衛甯速成十五年盟戚有齊國佐定四年召陵侵楚有齊國夏皆以君會大夫經文列叙而無異辭何邪然則此書晉師而不書趙盾者其義安在蓋師與大夫等耳好會以同會之人爲主征伐則同行之師並重義繫之大夫則必書大夫義繫之師則師可書不必大夫也杜氏以爲兵會非好會者是也案集不言晉會四國而言四國會晉嘉四國也諸侯多從楚而四國去楚卽晉家錄上書趙盾帥師救陳此言四國之君會晉師

方起兵時楚已移師宋境及其逗留在道楚已掠宋退師故宋

陳二國得偕曹衛以會盾耳

黃正德撰
翼附

○獨將救陳者急也合將

伐鄭者緩也

陳際泰
五經講

○會稱師乃一事再見從畧之常辭觀昭

十一年楚棄疾帥師圍蔡下書楚師滅蔡亦承上之辭

季本
私考

○會伐故書會師若書會趙盾則似盾與諸侯先行會禮而後伐

矣

方苞
直解

○其不曰晉趙盾帥師救陳遂會宋公等于棐林伐鄭

而以諸侯會晉師爲文者晉師先在棐林故也

葉酉
究通

○內兵不書王帥

微者不書
系上省文不書
貳辭諱辭辨

○

桓二年秋入杞

不稱主帥微者

杜注

○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

程子
經說

○將尊師少稱將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內外所同也惟將

卑師少稱人內與外異以本國之史不可言魯人故內微者不

言將

趙訪
屬辭

○愚按謂不書公貶桓者非

桓八年秋伐邾

不出主名不言帥師微者

董纂孫
復孫覺

○愚按謂不書公貶桓者非

桓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

傳云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姑盡所備事至而

戰又何謁焉則及齊人戰者疆吏也此微者不言其人之例

趙
譖○或以沒公爲公之恥齊無故而伐我我有詞也何恥之有

凡師將卑師少稱人內不書魯人故沒之

趙
經
全
飛

○不書其人

微者也內卿帥師自入春秋卽以名見故知爲微者

方苞
直解

○不

稱齊人而稱齊師則齊用衆兵恐亦非疆吏所能敵也當是大

夫其不名者桓公之時不名大夫也

張自超宗
朱辨義

○愚按穀梁云

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孫氏復程氏端學家氏鉉翁因之非也

又 秋及宋人衛人伐邾

微者及之也宋衛稱人亦微者也

孫覺

○張說見上

僖四年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穀梁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內言及外稱人皆微者

復

尊王發微○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伐楚之役未嘗勞之以其國近於

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

吳徵

○高氏謂書及者蒙上齊人執輶濤塗之文乃齊及之非

魯及之也然求之一經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遂滅偪陽

遂滅賴之類此不言遂實魯及之爾

江黃實

齊氏以爲蒙上公

會伐楚省文不書公見後○蓋諸侯還師而江黃來會用地傳

陳而以魯大夫監焉如會淮而伐英氏有徐人會召陵而滅沈

用蔡公孫姓皆在會別遣將之証

高澍釋經

○以上內會外兵微

者書及二內會外師君大夫將言會微者言及蓋合謀者君與國卿之事也及則受成命於國微者之事也左氏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豈有爲人出師而不與謀者劉氏譏其例與事非魯及趙訪屬辭○按張氏自超本高氏說以爲蒙上文是齊及之違是也之然汪氏所辨爲有據仍從之

僖二十二年秋及邾人戰于升陘

傳曰公及邾人戰

舊說穀梁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邾人以須句故出師春公伐邾取須句

公卑邾不設備魯旣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爲貶胡傳○公不道伐取邾邑以起此戰惡之大者故諱不書公孫復尊王賢微○春秋之義內不言敗言戰卽敗敗則不言其人穀梁曰不言其人以吾敗也

孫復尊王賢微解○據左傳公實親戰而書法與戰奚同其爲微者之戰或隸公敗

要之皆舊史之文也謂孔子以譁爲貶則義無所處

方苞直解

○不

書執及大夫將也或謂譁公之敗經不言我師敗績已譁之矣

更譁公無義可據

高萬然釋經

宣九年秋取根牟

陳氏傳良曰取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以下征伐在大夫其說似矣然何以不書大夫帥師觀明年書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明著大夫之專伐專取矣

張自超宗朱辨義

不目公非公也不目將非

卿也以徐人取舒例之蓋取微國爲附庸也

高萬然釋經

成六年春取鄣

襄十三年夏取鄆

昭四年秋取鄆

義俱同上

昭元年取鄭

不稱王帥將卑師少

杜注

○按以不書某帥師爲魯諱者未是

以上微者將不言其人

桓十二年冬及鄭師伐宋戰于宋

舊說此公及鄭伯伐宋也不言公諱之也不與公及鄭伯伐宋也

杜解

發微○乾及之公也不言公戰而不勝也

劉敞傳

駁內兵不書王帥凡九內省文者三先書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次書及鄭師伐宋先書公伐齊納糾次書及齊師戰于乾時先書公會諸侯伐楚次書及江人黃人伐陳皆一出而再有事故省文齊屢譏○不言公蒙前文也間有異事何以蒙之衛侯晉卒行說○孫氏以爲諱何必爲公諱乎高氏以內沒公而稱及鄭

不爵而稱師爲均其罪然內卽目公鄭卽稱爵如戰郎諸侯皆稱爵又豈非均魯鄭之罪哉稱鄭師必非鄭伯魯亦必非公諸侯盟而大夫帥師伐戰事之常無足異者

張自超宗
朱辨義

莊九年秋及齊師戰于乾時

舊說胡傳以爲不復讐而納讐人之子故沒公以見貶孫氏復以爲

駁說不言公者納讐喪師惡之大者故諱之皆本公羊說

辨公羊曰不言公不與公復讐也戴氏曰莊公所納者正讐人之

子而名復讐可乎

程端學三傳辨疑

○祿上文公伐不再書公乃屬辭

之法書公則疑與納糾異役也非諱也

高澍然釋經

○此公戰也曷

爲不言公一事而再見蒙上文也

趙汎集傳

○不言公蒙上也文定

以爲貶納讐則上文伐齊納糾何以不妥公

應鴻譏集解

僖四年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齊說見上

僖十七年夏滅項

按高氏澍然謂蒙上會淮晉受霸又特將之說最得見書滅
僖二十二年秋及邾人戰于升陘

不言公蒙上文也

趙涉集傳。上文
公伐邾取須句

以上承上省文不書

昭三十二年取閼

其不書公取何也圓成可書公也魯地而書公取則其義舛矣
何以知非鄰國之邑而魯取之也上無侵伐之文也

方苞
直解

以上變文不書公

外兵不書主帥但書國闕文

狄之外之辨

舊說夷狄舉號君臣同辭狄之也若秦伐晉鄭伐許晉伐鮮虞亦同於

夷狄舉號者秦穆叛晉報復再世終春秋秦爲楚役使楚得志故春秋晉侯伐秦稱爵而秦伯伐晉稱人令狐而後秦晉交兵不悉書而秦伯伐晉但書秦絕之同于夷狄而已鄭自辰陵竊盟于楚從楚拒晉又一歲再伐許以怒楚反覆晉楚之間誠狄道也稱國言非復中國諸侯也晉爲盟主楚會申伐吳滅陳蔡而晉方甘心羣狄稱國責其棄中國於楚非復諸侯之盟主也狄秦則諸侯之從楚者絕意於中國矣狄鄭則諸侯反覆晉楚之間者不足賴矣至於狄晉則天下諸侯惟楚是從矣此筆削之旨也

趙訪屬解本先儒孫氏陳氏諸說

穀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皆脫人字如夏五閼月是也說者云狄之也抑不思春秋諸侯舉無道之師以伐人者衆矣孰非可狄者何獨是邪宣二年秦伐晉猶文十年伐晉也而以秦師書成四年鄭伐許猶三年伐許也而以鄭伯書昭十五年

定四年晉伐鮮虞猶昭十二年伐鮮虞也而以晉荀吳及士鞅書何爲而不狃之哉此可見其說之窮矣

黃仲炎通說文十年

不稱人或曰貶也非也伐國多矣何以獨於此焉貶此直畧辭耳猶之殺大夫或稱國或稱人文有詳畧非義例所在也

郝懿行說畧昭十二

愚按秦鄭晉征伐舉號者各一以爲貶辭者謬也黃若晦論之最明顧氏棟高辨之而益顯二家並以爲闕文杜注以爲告辭畧者二以爲史闕文者一而孔疏云告辭畧更卽闕之則杜孔亦皆以爲闕文也闕文與畧辭義並通也

文十年夏秦伐晉

秦伐晉以號舉先儒多以爲罪秦者蘇氏轍家氏鉉翁王氏樵皆主闕文之說而黃氏仲炎尤暢言之

案乘纂

○黃氏說見前顧

氏棟高從黃氏駁罪案之說見秦晉交兵門○以爲狃秦者程

子胡安國孫復孫覺謂令狐之後報復不已故黜之按晉背先
蔑立靈公又不善諭秦秦本受欺報復亦常情耳何以遽罪秦
陳止齋謂自滅廟後秦爲楚役故貶之然貶之於伐晉母乃太
早乎惟闕文說是家笠翁
詳說○闕文也說者以爲狄之惡其報復

不已也考之左傳晉再伐秦秦始一報未爲已甚而遽狄之則

前此子殺于彭衙晉三敗秦師何以不狃之宋朝瑛
畧記○諸儒以

此及鄭伐許晉伐鮮虞爲春秋貶三伐國伊川以爲晉舍適嗣
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爲
事則貶之也文定從之夫晉之立君舉棋不定既逆雍于秦而
又拒之秦非始謀納雍者晉自逆公子而屈喪秦師秦之恥辱
若何而猶以一報爲罪春秋不若此之苛也陳氏以爲晉王夏
盟惟秦能加兵于晉使晉不得專力于楚者秦爲之也然秦雖

西戎秦穆內交中國晉文之伯秦穆助之自敗于殽而秦晉爲仇是晉之絕秦非秦之絕晉也秦穆悔過而卒秦康嗣世正兩國釋先怨講新好之時趙盾謀國舛謬敗秦令孤秦之仇晉益深是晉之開釁于秦非秦之構怨于晉也其後秦交于楚而脣齒相依則中國爲叢驅爵而又何罪于秦哉且不貶秦于前後伐晉之師而貶于報納公子雍之怨尤爲苛也

張伯起宗
朱辨義

杜注

注不稱將帥告辭畧

成三年冬鄭伐許

杜注同上。鄭舉號闕文也同一伐許不外之於前不外之於後獨於此焉外之決非春秋之義也以一年再伐爲甚惡則明年又伐而且忘喪其爲惡益甚何不外之而反罰之

朱朝瑛
畧記

伊川以爲一年再伐故外之然襄十五十六十七八年齊再

伐魯襄二十五年鄭再伐陳何以不外之邪何氏以爲惡其比
楚故外之范氏以爲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外之文定則
曰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始專意事楚不通中華其所
以異于楚者幾希若是則當於事楚外之於背晉外之於伐衛
外之於叛諸侯之盟外之何獨外於伐許哉文定又以爲馮弱
犯寡再動干戈于鄰國夫春秋諸侯大陵小強兼弱衆暴寡率
以爲常當比二百四十二年之諸侯而外之何獨外於鄭之伐
許哉鄭不以道義自強附楚亦外朝晉暮楚亦外當比鄭君臣
終春秋之世而外之何獨外於是年之伐許哉陳氏以爲諸夏
之變於楚鄭爲亂階至于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敗晉于邲盟
十有四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爲之若是則當於盟辰陵外之
於盟蜀外之不當外其伐許

張自超宗
朱辨義

昭十二年冬至日伐鮮虞

杜注不書將帥史闕文孔疏或是告辭畧史闕不得書亦得言
史闕文也○鮮虞杜氏謂白狄別種在中山者公穀欲附會狄
晉之說或以鮮虞爲中國或以爲晉同姓國皆非也此與文十
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三處皆春秋闕文爾齊侯謙統紀○案三

處不稱人蘇氏轍程氏端學王氏樵皆主闕文之說而黃氏仲
炎言之尤暢此條齊氏履謙所駁公穀狄晉之說尤爲有理夫
欲以晉爲狄道而反以鮮虞爲中國本夷狄也而中國之本中
國也而夷狄之顛倒夷夏如此何也其爲闕文更無疑也顧棟
事表○闕文也以爲行詐而外之春秋之行詐者可勝外乎朱朝
記○劉氏以爲惇信明義中國之道懷利尚詐致亂之道晉悖
中國之道反行政致亂之事故貶然春秋之不尚信義久矣秦因

戊而謀鄭楚奉孫吳而滅陳重幣甘言以誘蔡齊僖朝于紀而
襲紀衛禮至仕于邢而滅邢何獨貶乎晉晉之執虞公也館于
虞而襲虞何獨貶乎伐鮮虞哉陳氏以爲楚虔弑君之賊執慶

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名以盟中夏而晉方連年有事于
狄鮮虞然商臣以弑君之賊滅江滅六而晉襄方連年構兵于
秦陳鄭受盟于辰陵十二國盟于蜀楚人入陳圍宋而晉景方
連年用師以滅赤狄襄景之不實而平昭是誅哉

張自超宗
朱辨義

○諸侯之師不序 惡之賤之辱之辨

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諸侯之師曷爲畧而不序頓胡沈則君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
言戰則未陳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不同故統言敗某於前
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著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

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也

胡傳

○諸

侯之師未有畧而不序者今畧而不序何也賴胡沈皆君也蔡

陳許皆大夫也將言及其君與大夫戰歟則未陳也將言敗其

君與大夫歟則胡子沈子滅陳大夫獲不可止言敗也故畧言

敗其師而詳其滅獲於後記事之宜也

蘇軾集解

○桓十三年書齊

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此不每國書師而總云師者是史畧文

非義例也賈逵云不國國書師惡其同役不同心按隱十年宋

人蔡人衛人伐戴傳云宋衛與蔡不和而敗亦是同役不同心

彼不變其文何邪賈說妄

孔疏

○愚按孫明復以不序六國爲敗

之非也趙東山曰諸侯以師從夷狄畧之也不若胡氏蘇氏說

精

○書以師

穀梁范注辨

公以楚師裏晉蔡以吳裏蔡辨

左傳能左右之曰以僖二十一年傳○公羊以者行其意也穀梁以者不以者也俱桓十四年傳

四年傳

能左右之者專制其用征伐進退率意而行故變會及之文曰以若伯主之命則上行於下非例所及孔疏僖二十六年傳

孔疏僖二十六年傳

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言用他國之兵而不自交鋒也何以知

其然經書以者三柏舉之戰左氏所叙事迹皆吳楚自戰都不言蔡

經文云吳入郢亦不言蔡可見蔡不交鋒也穀梁范注云本非所得

制而今得制之蓋言宋不制齊而今制之則莊十五年宋齊邾伐鄭

何不言以又定四年蔡侯以吳子豈是能制之哉陸淳算例外

伐門引趙匡

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列國之兵有制皆統於天子非諸

侯所得私用也私用則兵出不復有制矣大亂之道也私用之與私

爲之用皆罪也故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桓十四年胡傳及李明復集義引程子謝湜說參

春秋諸侯主兵四百一十有七而書以者三蓋諸侯自相讐敵報僨雖總十數國之師亦各自伸其意也言以則是以我之故而諸侯舉兵從我也侵伐入滅之類但書主兵者爲首倡率諸侯之罪已重矣書以其罪又重於主兵之罪也若但主兵居首則不見諸侯之師本無侵伐之意也公羊曰行其意也是也

桓十四年
孫覺經解

桓文之用諸侯不言以公用之也用之以公則人自用之也用之以私則我用之也

蘇轍
集解

伐何以言以已不能敵而假人以爲用也德不足服於人而以人義不可服於人而爲人所以是謂以私濟私皆失正也

葉夢得
傳同上

春秋諸侯合他國之兵以濟其欲者但書主兵者以首罪未嘗皆書其所由合也惟宋以齊蔡衛陳魯以楚蔡以吳三見書夫合他國之師而主兵與乞師于人而已用之其罪固不相違何獨志于此三者

蓋宋二王後而上公也魯之所以者楚師也蔡之所以者吳子也自入春秋會盟征伐皆以宋公居先是時天下無霸宋公乃諸侯所聰命者也不能合諸侯行天子之命而反以四國之師償其私怨信公榮侯乃恃夷狄之彊捨中國而求之其罪又大于宋矣此春秋挈是三舉而特見也

葉夢得
春秋攷

書以師三以者能左右之而行已意也齊蔡衛陳本無意於伐鄭而伐鄭者宋以之也楚本無意於伐齊而伐齊者魯以之也吳子本無意於伐楚而伐楚者蔡以之也春秋擅征伐皆惡之况於以人之兵伐人之國哉

呂大圭或問
桓十四年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者矣書以此伯之所由興也伯者之令行於天下自是無書以者書以者必中國用夷狄者也

陳傳
良

公之時楚惡賜張安肯聽進退於弱魯蓋公子遂如楚乞師至而公執鞭弭以從之者也定公之時吳勢大熾豈仰指揮於蔡昭蓋昭侯以其子乾及大夫之子爲質于吳吳師出而昭侯爲之負弩前驅者也春秋定名分植綱常宋爲上公率四國伐鄭紀其事以著其非而已至魯隨楚蔡隨吳以周室楚親而借兵力于僭王之國辱已甚矣聖人爲中國存體統不少假借王者以權大書公以楚師見宗邦之用南蠻而非聽命于南蠻也大書蔡侯以吳子見諸夏之用勾吳而非聽命于勾吳也呂黎子曰春秋謹嚴此類是也

陳遷鵠紀疑

用他國之師而書以者藉所以而後能戰伐也故霸國會討列國連兵皆不書以必以弱假強而後書以

方苞直解
桓十四年

以者恃人之謂弱以強寡以衆也故霸者不書以諸侯首兵亦不書以

高謝然釋
經同上

王師不書以見王師門

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穀見前○宋公不道執人之卿易人之君又求賂無厭怨突

之背已自量力不足以加之私用四國之兵宋公之罪斯爲尤

重故書以高閭集注○鄭突賴宋得國而背其賂宋因仇之魯桓平

之宋人不從鄭遂與魯伐宋戰于宋宋以鄭突背德且至見伐

積其忿怒乞師以行其意夫宋不自反其黨庶孽徇貨賂之失

而擅用列國之兵以泄私忿有甚于擾諸侯以伐諸侯者矣張

集○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也雖主兵亦非一國

之志也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

陳傳良後傳

○春秋坐宋以

兵首責宋亦責四國也四國以其民爲宋人役賊其民者也家

易詳說○前此諸侯有會伐者矣非一國之意故以爵序卽小國

主兵而序乎大國之上亦非一國之意不得書以也齊蔡衛陳與鄭無怨徒以宋怨鄭突之背已而出師以聽宋所爲故書以自此始霸事旣興則徵兵於諸侯雖能左右之而不復書以矣其書以者如魯以楚師伐齊蔡以吳子伐楚皆以弱假彊也解尋義○書以者歸罪宋之主兵以著前之齊衛燕師雖均改續於鄭而三國不怨突怨突者獨宋也亦以著後之兩伐鄭爲魯衛陳蔡之皆欲納突而非特宋之欲納突也張自起宋朱彝義

僖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穀梁同上○不用魯師而用楚師雖能取邑而辱國莫大焉將以刷西鄙北鄙之恥而適所以甚其恥吳激纂言○以夷狄伐中國而又取其地焉書以惡公孫復母王發微○已之師不以義動猶不可况人之師乎軍政不修求援友邦已非立國之道况下求荆蠻

乎齊雖無道乃引楚以殘甥舅之國非義也示弱啟侮且使楚禍遠及於齊非謀也

直解辟策

邢伐衛則邢人狄人並晝晉伐

鄭則晉人秦人並晝此不曰公及公會楚人而曰公以楚師者見楚原無仇于齊而伐齊取穀之師全爲魯出所以專罪魯也文定以爲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汪氏以爲楚以師付魯使自用者皆非

張自超宗朱辨議

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左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杜注吳爲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吳敗楚師而春秋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者大蔡侯攘夷之功而黜晉霸也晉合七十國之君上勤天子之老無成

積之可書而蔡昭侯一念之烈志復世譽遂以吳師伐楚敗而入之爲中國刷數十年之積憤爲蔡先君復三世不共戴天之讐其功大矣家鉉翁詳說○書蔡侯以吳子志中國無伯也蔡爲楚

虧請師于晉晉合諸侯不能制楚而反爲蔡致寇於是蔡告急

于吳吳因之收擾楚救蔡之功則以中國無伯也趙汎集傳○能以

人者必其能制人也蔡何能以吳哉吳與楚相持數十年其思

吞楚也久蔡偶挑之而動以速耳豈果爲蔡而興師乎半濟而

擊非蔡謀也五戰及郢非蔡力也春秋冠蔡於吳之上而歸以

之權於蔡不與吳之成乎霸也傳謂善伐楚解蔡圍豈知彼自

逞志而與蔡無涉何爲與之乎王介之四傳贊○其言蔡侯以吳子者

吳師而蔡用之主在蔡也書蔡侯責蔡侯也爲中國伸數十年之憤爲先君復三世不共之讐故特書蔡侯以之以大其事也

其不言救何言蔡以則不得言救蔡也牛運震傳顧氏以爲從實書耳非襄蔡也見吳楚交兵門愚按襄子之意自在言外非以襄而特書以也

○書乞師總論不以王命特泛辭卑之抑之辨以晉乞師爲卑屈辨

公羊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

穀梁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

杜注見下成十三年○兵凶器戰危事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爲名孔疏

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

革濟纂例引趙匡以上俱見僖二十六年

公子遂如楚乞師內接外之辭也晉郤鉤來乞師外接內之辭也春秋無不輕外而重內至於乞師內外同辭者以兵爲重也故伯主之

尊猶以乞師爲文

劉敬傳同上

書乞師皆有報怨復讐貪得之心也若夫誅亂臣討賊子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此垂戒之深切著明者也

胡傳成十三年

世之治也兵甲悉統之天子征伐不出于諸侯不得妄舉不得私假世亂反是故晉之大命魯之興師一書曰乞

呂本中集解信二十六年引劉向

春秋霸主之令小國其恣橫有甚於天子之令諸侯者而猶以乞師爲名則是先王之禮意猶有髡鬻存者惜乎習之而弗著行之而弗察不能襲其號以求其意而反人道之正也

呂本中集解十七年

愚按乞師之辭應是當時自有此名杜注所謂謙辭是也二傳云卑辭重辭恐亦是舊史之文本如此而非孔子特筆之辭也程子曰不以王命與諸侯師故書乞二劉胡氏以下論同然抑強僭正王法之義自見於言外謂以此特書曰乞殆不然家氏謂魯以望國請兵懦

無立志書乞以卑之晉以勦國逞欲貪於武功書乞以抑之更謾

書外乞師

外乞師不書必伯主而後書成公之編書伯主來乞師者四凡徵師諸侯以伐叛討貳乃伯者之義所得爲晉至厲公諸侯每貳於楚於是伐秦伐楚恐伯令不足以風動列國故五年之中三遣貴卿乞師於諸侯悼公初立亦襲其禮蓋晉之伯業日卑矣若列國相乞師則無足議者故隱四年宋公使來乞師不書趙訪屬辭

晉屬之乞師三郤犨爲伐秦樊驥爲戰楚荀罊爲伐鄭厲公不德人心未服矯以求諸侯也晉悼之乞師一士鈞爲救宋悼公初與伯事未定謙以接諸侯也

李廉會通
成十三年

霸主帥諸侯討伐諸侯必以師從無待乞也其乞師者必有迫切之辭如楚申包胥乞師於秦曰使下臣告急之類

黃仲炎
通說

襄十一年傳楚子囊乞旅于秦不曰乞師者蓋旅則不多五百人爲

旅呂祖謙左

伯主徵兵賦有常數不須乞也者殆欲增多于常數之外耳觀士
勤來乞師李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可知其數之無定矣葉西突遺成十三年

成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鑄來乞師

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杜注○以私怨起秦義不足

以令諸侯可見張洽集注○外乞師不書必盟主而後書乞卑辭也

見晉之無以令與國也陳傳良後傳○晉爲盟主遣使召兵而曰乞

者杜氏預以爲謙辭是也胡傳謂卑伏屈損則誤矣是時晉方
無禮於魯朝則留而不歸會則拒而不見盟郤鑄以輕之執行
父以辱之安有卑屈之意乎秦集纂○無王命而用人之師已爲
罪矣自伯主興而徵師於諸侯是直竊王之權其罪益大然事

苟合義春秋緣之功首罪魁不相掩也今晉將報私怨恐諸侯不從以乞爲辭以濟其欲春秋如其辭以書之因以正從來徵師者之罪尊王也又以重民也

御纂直解

○胡傳云不以王命書

乞非也桓文以後徵兵不出王命多矣晉不能救鄭底鄭辱晉

君以送葬歸田諸侯皆有貳心故伐鄭之役晉請緩師蒲之盟

議晉不德晉自料不足屬諸侯故卑禮巽辭以請耳

方苞直解

○伊

川文定謂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書乞然兩伐鄭皆有王

臣是假王命以伐鄭何以亦書乞邪齊桓以來伯主用諸侯之

師多矣不必皆奉王命何以不書乞邪當是晉厲急於報秦戰

楚伐鄭而伯業既衰不足以致諸侯又諸侯憚於伐秦楚大國

恐其不從故遣使乞之重之以禮俾諸侯不可辭也悼公初立

因有先世故事未可遽變故亦踵而一行之

張自超宗朱辨義

○晉徵

魯師多矣至郤鍇之來書乞者無義而徵諸侯患其不至卑其
詞請以私而曰乞自是以後雖有義舉公襲爲之至晉悼之業
成而後一變

李光地榕
村語錄

成十六年夏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晉侯將伐鄭郤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
子曰有勝矣○僕如將作難師出後時不及期晉侯憾之沙隨
不見公趙鳴飛
經奎○晉乞師于魯則并徵諸侯之師可知而歟者
獨晉卽此見晉致諸侯之難矣故厲悼之間屢書乞師也

方苞
直解

成十七年秋晉侯使荀磬來乞師

晉厲三乞師於諸侯伐秦遠役也戰楚強敵也此則以連年伐
鄭也蓋知諸侯之艱於出師而加禮以請之又惟恐諸侯之不
出師而加禮以脅其不得不從也

張自超宗
朱辨義

成十八年冬晉侯使士匱來乞師

左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悼公復與伯業乞師救宋猶違厲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引張洽集注許翰

書內乞師

內乞師不書

據成二年如晉乞諸夷狄則書志中國之詘於夷狄也

陳傳良後傳

書內乞師一齊桓攘夷狄以安中國天下被其賜魯君蓋無役不從也桓公卒僖公有齊怨遠乞師于楚以伐齊此夷夏之大變故特書之若乞諸中國則無可議者故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不書

趙汎周辭

僖二十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國之大小師之眾寡皆有王

制不可乞也書者惡魯不能內修戎備而外乞師

孫復尊
王發微

○齊

再伐我雖不義以魯之眾仗義而報之何患不克乃召兵於楚
以爲天下患罪可勝誅乎

趙鵬飛
經筌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

所以造周而魯之家法也僖公自卽位以來會楚凡再今又以

小小利害下楚以求苟安其不爲周公魯公之羞乎

家範
詩說

是年展喜犒師受命於柳下惠而公子遂如楚則臧文仲爲之

介夫展角一語足以卻齊則所以折衝必有道矣有賢臣不用

乃遠乞師於彊楚以逞忿於齊是揖盜賊以困姻鄰也孔子窮

位之歎其因此而發歟

李麻
會通

○一僖公也先任公子友而智晚

任公子遂而愚其始也從齊伐楚頌子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

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其終也以楚伐齊春秋書曰公子遂如

楚乞師

張溥四
傳斷

○書乞卑辭也荆楚僭王陵暴列國僖公不忍

齊人侵伐之怨乃自屈於楚以報齊害義孰大焉

解義日窮

○書棄師

閔二年冬鄭棄其師

左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亦
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公羊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
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穀梁惡其長也兼不反
其眾則是棄其師也○鄭師眾散而歸非師潰也鄭棄之也國
以師爲本師存則國安師亡則國危師而棄之是棄國也

義引

謝湜○鄭人禦狄之師也禦狄國之重事用其所信所重之人

李明復集

猶恐弗克勝任今乃以所惡欲遠之者而使之書法責鄭君與
其用事之臣也高克何足責哉家鉉翁詳說○不書高克出奔而獨
志棄師蓋鄭伯所惡者高克爾師何罪焉凡戰而敗績雖君將

猶稱師以眾爲重也今以禦狄爲名而出高克遂并其眾不返

夫誰與爲師哉

葉夢得傳

○如書鄭人棄其師則似專罪高克如書

鄭伯棄其師則似鄭伯自棄師而高克之事不著故以國稱而

鄭伯之咎難辭高克之故亦可推求而得

張自超宗朱辨義

○何楷毛

詩古義曰是時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故使高克將兵防

禦河上

張尚瑗傳折諸左

○餘見示人自責門

○書師還

穀梁說辨

莊八年秋師還

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言師還者此書師還惡其與強讐覆同姓

踰時還也

孫復尊王發微

○書還不書至無功而返何辭而告廟也

毛傳

○莊公之伐衛納朔與僖公之侵蔡伐楚伐鄭圍新城成

公之如京師伐秦定公之會召陵侵楚皆厯三時而返不書師

穀梁經傳

還者考其時而久役自見也獨此無名興戎師出無功苟不書
師還則不見其久役大衆也

汪克寬
纂疏

○

師還者何幸之也公欲

取廊而力不足藉力於齊而齊取之忘讎恥而虐同姓暴師之
久危辭也

又引薛
季宣

○

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遯也云欲避滅同

姓之國示不卒事非也廊雖降齊國實未滅

劉敞
權衡

○

愚按此乃以不得書公至故變文承上書師還爾汪薛說非方氏說是見

君將書師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三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目錄

諸侯書爵總論

諸侯爲時王貶爵造爵春秋專職附辨自貶以附庸末王命不書爵

諸侯宋書公外惟天子三公稱公

虞公襄公說辨

國人稱君曰公係通稱非爵

嗣君稱子不稱子禹爵不稱爵總論

杜氏未葬子既葬稱君子卒荀子陳子杜解辨

嗣君未踰年不書爵鄭忽辨附變文從未成君之稱不書爵

子卒荀子陳子杜解辨

嗣君未踰年書爵非禮禹爵爲特賜辨

明王事出書爵辨

嗣君未踰年當書子不書

嗣君踰年當書爵不書

辨

國君爭立之際稱君不稱君

鄭人君突不君忽辨

春秋蘇突黜忽廢子儀辨

以遇垂之鄭伯

爲子儀辨

鄭忽貶詞葬公子瑕襄詞貶詞葬

陳佗公

穀說辨

國無二君則雖立未踰年未會諸侯遇弑亦稱君

國無二君而得列於會則雖其人爲逆賊亦得稱君

國有二君而皆嘗列於會則皆得稱君

國有二君而其一未列於會則在位雖久亦不稱君

未成君者不稱君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

錢唐張應昌學

○諸侯書爵總論

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以王命爲諸侯者也其例稱爵下此爲附庸未命無爵不得謂之諸侯其例稱名春秋朝聘會盟之國宋爲公魯晉齊衛陳蔡邢紀鄧爲侯秦鄭曹薛杞穀滑北燕爲伯楚莒吳越邾小邾滕徐鄅鄆鄫沈胡頓爲子許宿爲男是三十四國於經最顯云二邾初爲附庸其後稱子滕薛杞初稱爲侯其後滕降稱子薛杞降稱伯或曰時王之所進黜也魯爲本國在內不可自稱魯侯故書曰公從臣子之辭五等皆稱公死則謚曰某公是以傳文於列國皆稱公經於葬皆舉謚稱公禮之常也蔡葬或書爵史氏異辭爾夷狄雖大爵不過子吳楚稱王僭而不典若葬則宜書某王是以不書葬也

馬驥左傳辨例

○諸侯爲時王貶爵進爵春秋專黜陟辨自貶以省貢賦辨

滕當喪辨

杞用夷禮辨

自貶以

春秋之初諸侯猶稟命於天子大夫猶稟命於諸侯故滕侯稱子薛侯稱伯訖春秋不復焉而曲沃伯之爲晉侯詩人爲之賦無衣則天

子猶有黜陟也

陳傳良後傳

先儒論滕書子曰貶其朝桓不知耆朝桓卽見黨惡之罪不待降爵也以降爵爲貶凡不降爵皆無貶乎鄭伯會桓杞侯朝桓皆爵以侯伯何滕之獨見削哉且滕終春秋稱子豈罪其朝桓併其子孫不赦邪或曰自貶以殺貢賦也當時五等爵貢在人耳目平邱之會子產爭承鄭伯男而從公侯之貢不可爲公侯而貶從伯子男其誰信之惟杜氏云時王所黜是矣或疑周衰豈能黜陟諸侯不知周之失政正在此不能施於强大之邦而區區但用於杞滕小國也

黃仲炎通說

舊說以爲時王所黜胡氏不取以爲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可以不

作不然也時王之令但能施於褊小之滕而不能施於强大之齊楚此正威令不振東周所以不復興也舊說是

蔣師生五經鑑測

滕稱子謂貶朝桓非也躬爲逆者書爵而貶朝之者罪在一人而貶及子孫其義頗矣謂列尊貢重降爵以從殺禮亦非也春秋於吳楚徐越之自尊者從周禮而稱子則其自降者無爲徇其私意以亂名實也蓋降爵見經者獨滕薛杞皆小國也春秋之初晉曲沃之亂周屢伐之衛朔之篡邾婁術叔之立皆聲討焉則小侯爲時王所黜理或然也夫强大之國逆命王靈不加且降禮焉而小侯獨見黜是卽王法之不行春秋所以作也

方苞直解

春秋無貶諸侯爵之事吳楚徐越四夷雖大必曰子非孔子貶之也滕薛杞之爵時王貶之也或謂時王能貶諸侯春秋不作矣曰否周德雖衰典物猶在三晉之侯尙請命焉况東遷之初哉

李光地榕村集

春秋書爵悉從實錄僭如吳楚而還其舊爵以王所命也賤如楚商臣蔡般而因其本爵以王未黜也是可以觀矣高樹然

釋經

隱七年春滕侯卒

十一年春滕侯來朝

桓二年春滕子來朝

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蓋時王所黜杜注○稱子時王貶之也王

政不行於諸侯何以能加於滕小國猶有聽命者也故杞於桓以侯見至僖而書子薛於隱以侯見至莊而書伯與是爲三皆微國也大國則莫見焉杞於僖以子見至文則復書伯亦以是進之也自文以後雖三國亦莫行則周益衰矣或以爲進退皆春秋夫爵王命也春秋而可專之乎或曰小白伯而正王爵杞薛終小白之世未嘗與齊通也葉夢得傳○或以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

削而書子自此後滕常稱子豈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爲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朱子語類○沙

隨程氏謂小國自貶以省貢賦引子產爭承爲證朱子極取之
然考諸經諸侯降爵惟滕薛杞滕初稱侯至桓二年稱子薛初
稱侯至莊三十一年稱伯以爲自降可也杞於莊二十七年稱
伯而僖二十三年卒稱子文十二年稱伯而襄二十九年來盟
又稱子其升降不一則前說又不通矣考二邾皆自附庸升而
爲子傳者以爲齊桓請於天子命爲諸侯則時王黜陟之說是
矣李廉會通○胡傳非徒刻也又復頗甚貶滕若是則前此伐鄭之
四國後此成宋亂之四國罪有大焉何無此峻刑陳降奉五經讀○滕
稱子趙氏匡以爲當喪未君程子以爲後臣屬於楚胡氏安國
以爲貶朝桓朱子皆駁之獨取程氏迴自貶以省貢賦之說而
亦有不可通者五等之列周有定制春秋不聽其自尊而獨聽
其自貶邪故惟杜注左氏楊氏疏穀梁謂時王所貶爲得其實

案集○卓氏爾康曰灌甫曰樂正子記滕薛旅朝隱公桓王聞

之徵朝皆黜焉則信而有徵矣口講解義○胡傳以爲朝逆賊貶

爵此由過泥春秋天子之事一語謂聖人假魯史奉天討以進

退諸侯誣聖人自畔於爲下不倍之義其妄甚矣黃永年南庄類稿

自是以後僖十九年春宋執二十二年夏伐文十二年朝宣九

年秋君成十六年夏君襄五年秋會六年秋來九年冬同盟于歲十年

年春會相鄭十一年夏秋歲十八年冬同二十年夏盟二十四年秋溫會

夷儀二十五年夏會昭三年春君四年夏會十三年秋會二十八年

年秋君定四年春會召陵十五年秋來哀二年夏來四年秋君十一年秋

年李皆書滕子

隱十一年春薛侯來朝莊三十一年夏薛伯卒

薛前稱侯今稱伯諸傳皆無文蓋亦時王所黜李康會通

自是以後襄五年

秋會

九年

冬同盟

十年

春會

十一年

夏秋

伐鄭十六年

春會漢梁

十八年

冬同夏盟

二十年

夏盟淮淵

二十二年

冬會沙隨

二十四年

秋會夷儀

二十五年

夏會夷儀昭

十三年

秋會平邱

三十一年

夏君會定四年

召陵十二年

春君卒

哀十年

夏君會皆晝薛伯

莊二十七年冬

杞伯卒

來朝

杞稱伯蓋時王所黜

穀梁范注左氏孔疏同

○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

之九世至成公見經注公羊者拘於王者之後稱公注左氏者

泥於桓公編杞侯之誤謂自桓以來本稱侯爵竊嘗考之周封

三恪獨微子爲三仁之賢得以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故其命之

曰庸建爾于上公杞雖王者之後然東樓本無大功德豈遽錫

以公侯之上爵乎入春秋莒以微國尚伐杞取其邑則杞之微

可知是故論三恪則宋以微子之賢作賓王家陳以二王之賴

下大易辛卯河圖

卷之二十一

諸侯爲時王貶爵進爵

四

其利器用妻以元女故宋爵公而陳爵侯杞之稱侯本無所據也李廉會通○杞宋二王之後宋爲公而陳則稱侯不知何以降爵桓公朝左氏所書杞侯皆當從公穀作紀侯杞君今始見經稱伯其降公而侯降侯而伯皆無可攷或是三國同爲周賓而爵有差等宋爲公陳爲侯杞爲伯原來如此耳此後之降而稱子則或爲時士所貶張自超宗朱辨義○伊川曰杞稱侯皆當作紀桓二年來朝六年會廊者皆紀侯也左氏誤以杞爲說故前則云杞侯來朝不敬是年入杞則云討不敬也後云杞求成也然杞爲王者後入春秋稱伯降而稱子後以附晉而復稱伯未見稱侯也又桓二年○愚按桓公編之杞侯當從公穀作紀侯程子劉氏胡氏之說是也杜孔誤從左氏以莊二十七年來朝之杞伯卽桓二年來朝之杞侯不可從至杞之或稱伯或稱子爲時王所黜

陸與滕薛同則無疑而其受封本爵已難確考李氏論之詳矣

僖二十三年冬君二十七年春來復稱杞子

杞稱子天子貶之

劉敬傳

○謂春秋貶之是不然春秋謹名爵士

升降天子之任也而春秋專之則名亂矣

劉敬意林

○左氏謂書曰

子杞夷也非也或子或伯史文爾豈聖人黜伯而子之邪

范若水正義

○杞稱子時王黜之也左氏似謂孔子黜之非也春秋有喪而無黜陟孔子惡諸侯之僭天子者而乃以黜陟諸侯之權自子乎杜氏於滕子旣以爲時王所黜此乃曲徇左傳誤矣

東漢張衡集

○左氏云惡其用夷禮春秋無用夷禮貶爵之例

鄭文肅公集

文十二年春來復稱杞伯

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

范甯注

是後成四年春來五年冬盟朝同盟七年秋會會盟九年春來逆叔姬之十八

盡年救鄭表又同盟于蒲

年秋來襄九年冬會伐鄭十年春會于祖夏晉十六年春會朝同伐鄭十一年會伐鄭十六年秋梁十八年冬同圍齊二十年夏盟瀆澗二十二年春君沙隨二十三年春君二十四年秋會夷儀二十五年夏會盟皆書杞伯襄二十九年夏來盟復書杞子

此杞子是杞伯之譖蓋文以後杞無稱子者是時杞爲晉婚姻王必不黜而前四年會夷儀後八年卒並稱伯豈黜此數年乎左傳以爲賤之是誣春秋帝制自爲矣亂道之言也高淵然釋經六年子蓋伯之誤以卒稱杞伯不合生稱杞子杞伯卒見昭六年杞懿行說畧

昭六年春

君卒

復書杞伯

杞伯益姑卽襄二十九年所書杞子也說見上

是後昭十三年

秋會平丘

二十四年

秋君卒

二十六年

秋盟鄆陵

定四年

春會召陵

夏君哀八年冬君皆書杞伯

隱元年邾儀父

見前未子
命不書爵

莊十六年邾子克

穀梁其曰子進之也范甯注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其爵○王命之說三傳皆無明文然據左氏此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則天子猶有黜陟也

李康
會通

○張說見下

莊五年鄖黎來來朝僖七年小邾子來朝

邾魯附庸前此未爵曰儀父而已齊霸始與北杏之會從伐鄶越二年而以爵通小邾宋附庸前此未爵曰鄖黎來而已越二十有五年而以爵通皆霸者請而封之也

張大亨
通訓

○附庸未王命不書爵

隱元年春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左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杜注王未賜命以爲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爲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

附庸未王命不書爵

子克卒○穀梁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

莊五年秋鄖黎來來朝

鄖公作倪

左名未王命也○鄖之上世出於邾國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於鄖曾孫黎來始見春秋從齊桓

尊周室王命爲小邾子故僖七年書小邾子

孔疏

○公羊倪者何

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其名何微國也○穀梁鄖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鄖者何小邾也小邾曷爲謂之鄖未成國謂之鄖既成國謂之小邾

劉敞傳

僖二十八年春介葛盧來

義同上

○諸侯宋書公外惟天子三公稱公

襄公穀梁說辨

公羊傳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

隱十一年

○以爵書公者宋公是

也以官書公者祭公周公州公虞公是也其官天子三公也

黃仲炎
通說同

○內諸侯稱公者三周公州公祭公爲三公食采畿內也外諸侯

稱公者二郭公虞公入爲王三公者也

葉夢得穀梁
傳獻僖五年

桓五年冬州公如曹

州公嘗爲王三公故稱公

程說

○州寰內采邑也州公王臣也

州邑其初蓋蘇忿生采地至是爲州公食邑左氏乃以爲湻于公湻于公則杞公耳杞後遷於湻于世或以地稱之如東樓公之類是也左氏不知見湻于公事偶同年遂以湻于公爲州公不知諸侯非二王後非天子三公無稱公者

荀卿飛
經筌

○周列爵五等上公不以封外諸侯惟滅殷封宋以公蓋賢微子而慰殷遺民之心異數也以周召之親賢太公之勤勞出而受國不過侯伯外侯之無公也明矣王之三公爲公其子孫有命之世爵

者春秋則書曰公若王卿士爵未及公傳記亦謂之公然春秋猶不曰公惟葬稱公如外侯葬必稱公爲其臣子辭也若春秋所正書周州虞郭之公皆王畿世爵之公也周規雍冀豫三州之地得方千里以爲王畿故虞在河東州在河內皆畿內之諸侯也周衰勢散與外諸侯無異獨其稱名尚存王嘗以州田與鄭鄭不能有而州亦侵於狄不能自立故州公以國危奔曹左氏謂之湻于公其故不可知而必非城陽之湻于以城陽之湻于在魯東由魯東奔魯者必不反越魯西而至曹而後東入於魯惟自河內以東故必先曹後魯也說者誤以城陽湻于爲州則州不得爲畿內州不爲畿內而遂疑周建公若是之多誤矣

桓入年冬祭公來

姚羅經說○高氏說見王臣書法門

公羊杜注孔疏俱見王臣書注門

莊二十四年 郭公

或云春秋時無郭國疑卽東虢也

張溥四傳斷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虞公曾爲三公故謂之公

陸淳辨疑

○嘗爲天子三公也何休以爲

稱公者尊正爵義不可通

李康會通

○穀梁曰其曰公何也猶曰其

下執之之辭也晉命行乎虞民矣非也豈有貶之而反崇其爵

哉且欲見虞公不仁猶其民執之當書虞執其君今曰晉人執

虞公非其下矣何謂其下執之邪

劉敞權衡

僖九年 宰周公

曾懿邱來聘

胡傳見王臣書法門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國人稱君曰公係通稱非爵

魯君以侯爵而書公論者以爲僭爵愚以爲公者諸侯在國之通稱亦猶大夫之稱子非爵也何以言之周家盛時齊魯諸大國固有稱公者齊之丁公乙公癸公魯之考公幽公楊公皆生以爲名歿以繫謚不自東遷始矣若曾侯僭爵稱公春秋必將爲之正名必不仍其僭遂以公書之也五等諸侯歿皆稱公因其存時在國之通稱而繫之以謚也亦猶大夫之有文子武子之類皆以謚繫子夫豈僭爵而稱子乎愚以子非子男之子而知公非公侯之公耳宋鉉翁詳說隱元年

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

君爲公周制也故外諸侯卒各以其爵而葬必稱公

方苞直解

○嗣君稱子不稱子稱爵不稱爵總論

杜氏未葬稱子既葬稱君辨

一年不可以二君故未踰年之君不以爵見內外皆稱子子般子野

卒宋襄公以宋子會葵邱陳懷公以陳子會召陵是也未踰年雖既葬內亦稱子不名子赤卒稱子卒外亦稱子衛成公以衛子會盟于洮是也曠年不可以無君故踰年之君既葬稱爵鄭厲公以鄭伯會

武父是也雖未葬亦稱爵衛惠公以衛侯會諸侯及魯戰宋共公以

宋公會諸侯伐鄭是也

葉夢得傳

按葉氏又云未踰年有事於諸侯用吉禮稱爵以臣之非也非

近而書爵乃書爵而其失自見耳義見下齊國往來聘鄭伯伐許邾子盟拔又云未踰年不周乎喪出奔則奪其子以貶之非也未成爲君則不書子義見下鄭忽又云踰年不周乎喪出奔則奪其

爵以貶之非也不終爲君則不書爵義見下曹羈舊展與

嗣子未葬稱名

莊三十二年十月子既卒閏元年六月葬莊

公襄二十一年九月子野卒十月葬襄公既葬稱

子文十八年六月葬

公羊傳曰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

文公十月子卒

既葬稱

踰年稱君何注稱子明繼父也名者尸柩尚存如君前臣名也既葬

不名者無所屈也一年不二君故稱子踰年稱君不可曠年無君也

此說合經意說左氏者以爲未葬稱子旣葬稱君誤○未踰年會諸

侯稱子僖九年宋子二十五年衛子定四年陳子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

曰子此諸侯在喪出會稱子之例出奔則稱名

鄭忽曹羈子者嗣君

在喪之稱失國非復在喪之子故不得比出會諸侯稱子也

趙汎屬辭

諸侯居喪稱子緣人子之心當創巨痛深之時不忍卽先君之爵而稱之也自稱曰子猶曰父在云爾其不稱子者亦據實書之見其無

恩於君父而忘恩之速也

孫覺經解桓十三年

忽之出也曰鄭忽及其歸也曰世子友之執也亦曰世子留之出也曰公子比之死也亦曰公子是皆喪未踰年未成君之稱禮嗣子未沒喪不稱君而春秋之制踰年則君之未踰年先君雖已葬不改元不稱君所以明繼體之義篤君親之愛也鄭忽桓十一年曹叔莊二年衛子僖二年子惡文十一年王猛昭十二年是也旣踰年先君雖未葬改元正位所以明君道不可曠國命不可廢也曾文公成公定公並元衛惠桓十一年衛

定宋共成是也晉獻之卒僖經不志葬里克殺兩嗣君未踰年則曰君之子既踰年則曰君知不繫乎葬也齊項宣鄭悼成邾隱定三既葬而免喪未踰年而稱君不知君親之愛繼體之義也

張大亨通訓

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卽位然後成之爲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二十八年陳子定公三年邾子是也踰年則改元國不可以曠年無君故有不待葬而卽位則已成之爲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卽位桓公十三年衛侯宣公十一年陳侯成公三年宋公衛侯是也所以恭守而重社稷也此皆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傳曰

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得之矣未葬而名亦
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定公四年陳子是也所以從同也

而書不

得

獨異

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

示別也

據于敬王王子朝

顧炎武日知錄

桓十三年及四國戰杜氏云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按春秋諸侯踰年卽位則稱君如宣十一年盟辰陵是時陳靈被弑賊未討君未葬已稱陳侯是踰年稱爵乃常例

顧炎武杜解補正

王崩諸侯薨世子稱子某成王崩世子稱子剗莊公薨世子稱子般者繫諸父也父前子名屈于尸柩故未葬稱名既葬稱子文公既葬世子惡卒仍稱子而不名無所屈故不名猶在喪故稱子諸侯薨世子在喪而出會盟征伐或既葬或未葬皆稱子而不名

惠上古春秋說

諸侯在喪稱子稱爵皆從卽位不卽位實錄以爲未葬稱子誤也蓋

未踰年不可二君不以葬不葬論此之會

僖二

十五

衛成既葬未踰年而

稱子禮也紀之戰

桓十

衛朔踰年未葬亦得稱爵會葬邱

僖九

宋襄公

襄會

溫

僖二十八

陳共會召陵

定四

陳懷未踰年未葬稱子禮也宋共衛定會伐

鄭

成三

踰年未葬鄭悼伐許

成四

既葬未踰年皆稱爵非禮矣春秋據事

直書而衛朔之奪喪從戎鄭悼之於薨年卽位義自見矣

高樹然舊

年稱君則書爵乃常例未葬亦稱君高氏云未

葬爲喪屈不以踰年未踰年

午論

稍誤今從刪

周制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公侯在喪未葬稱子降一等也未

成君稱子

僖二十八年盟

跋叔武稱子亦降一等也伯子男雖在喪雖宋成君

不得稱子故鄭忽曹焉莒展輿皆名

數祖

政五

列傳九年

○按此說與左傳凡在喪公侯伯子無令

接通典引五經異義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在國

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則不稱子以譏之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稱子以王事出稱爵詛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也鄭氏據葬邱書宋

子是未踰年以王事書子駁之愚按陸氏淳曰以喪禮行書子以吉禮行書爵其說爲得經據實書耳王事非王事不須論也

○嗣君未踰年不書爵

反鄭忽辨子卒衛子陳子杜解辨

桓十一年秋鄭忽出奔衛

是年五月鄭伯寤生卒

不書爵未踰年也

葉夢得傳

○不稱爵穀梁以爲罪失國不知紀侯

大去且書紀侯忽止失位豈宜削爵

鄭文蘭辨義

○鄭莊已葬忽不

稱爵說公羊曰從質也殷道尚質父前子名夫父骨未寒兄弟相篡奪猶以此著親親之質乎穀梁曰罪失國也夫失位與失

國不同忽未嘗喪鄭國也不幸有刲其位者亦復何罪胡氏曰惡其失強援也夫不取非耦不挾功伐不假强大爲聲援此豪傑所爲而反以此爲罪狀未之前聞

毛奇齡傳

○不稱鄭伯未成君

也無貶辭

趙隱明讀書一得

○未成君之辭也杜云鄭人賤之以名告

非也

顧炎武注解補正

○

出奔而名者在喪未卽位不可以稱爵既不

稱爵而又不名則知奔者爲鄭之同人邪如以不稱爵爲譏其不能嗣先君然則突之奔而稱爵爲子其能嗣先君邪

張自超宗朱解

義○按伊川云不能有其位稱爵亦誤從穀梁

桓十五年夏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鄭伯突出奔蔡者已卽位之君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已葬未踰年之子也此臨文不得不然非聖人抑忽進突也

顧炎武注解補正

僖九年夏會葬邱宋子

是年正月宋公衛說卒未葬

左傳見前總論○凡諸侯在喪而出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君子不奪人之喪齊爲伯主而使宋子與會失正矣

陸續旨

○按穀梁以子爲未葬之稱誤

僖二十五年冬盟洮衛子

是年四月衛侯歿卒旣葬未踰年

杜云衛文旣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非也諸侯逾年卽位卽位稱君不卽位不稱君此乃常禮以年爲限不以葬爲限若以葬爲限葬畢可以稱君則何待明年乃改元邪劉敞
權衡○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卽位然後稱公

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留稱子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杜解誤顧少武
解補正
杜

僖二十八年冬會溫

陳子

是年六月陳侯欬卒未葬

文十八年子卒

杜云先君旣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以未成君書之非也假令

不諱遂書公薨平一年不二君之義何所施

劉敞
權衡

○已葬未踰

年之君也已葬未踰年卽位猶稱子猶衛文公已葬未踰年沈

之盟成公稱子也

僖二十
五年

未葬踰年而公卽位猶衛宣公未葬

踰年惠公稱侯也

桓十
三年

未葬又未踰年則宋子

僖九
年

陳子

僖二
十八
年

殺其君之子也

僖九
年

戴加敬
五洲

莊三十二年子般卒

襄三十一年子野卒

按此二條是未葬未踰年書子之義同上

附變文從未成君之稱不書爵

僖二十八年夏盟踐土

衛子

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

伯之下杜注○稱衛侯非叔武之志也故從未成君之辭稱子

程公

說分紀
引黃氏

○衛侯猶在而叔武以未踰年之君稱何也晉人君之

而叔武讓焉不可以稱爵又不可以稱公子故舊史以子書而
孔子因之以著其不安於位之實也若書公子武或衛侯之弟
武則大夫受盟之常辭而晉侯之專叔武之讓反不可得而見
矣公羊傳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

侯之不得反也此爲得其情實蓋叔武若如鄭突之志乎篡則
天子臨之方伯命之何難泰然居位而稱衛侯乎又按定四年
傳載踐土載書之辭曰晉重卿申衛武蔡甲午則當時以武爲
衛君矣而武不敢居故列國之史猶以子稱方苞直解

○嗣君未踰年書爵非禮以稱爵爲特貶辨

以王事出書爵辨
踰年書爵者並列入

諸侯在喪有竟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其失也

陸
范

未踰年有事於諸侯不周乎喪而用吉禮稱爵齊侯使國佐來聘鄭伯伐許邾子盟于拔是也

繫夢得傳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謗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非也不見會葬邱之宋子踰年以王事出而稱子邪

鄭元駁五經異義

旣踰年雖未葬亦得書爵與內之書卽位同三年伐鄭書宋公衛侯是也未踰年雖旣葬亦必書子以其未卽位也僖二十五年盟洮書衛子是也

宋朝瑛畧記成四年

成三年魯伐鄭按宋衛二君旣踰年改元葬期又過固無嫌於稱爵矣踰期不葬而從事金革其罪可責但不必以稱爵爲貶胡傳不盡然也

童品語傳辨疑

卽位之禮必於踰年之正月卽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秋之時有

先君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卽位者矣宣公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成
公四年鄭伯伐許稱爵者從其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

顧炎武曰知矣

桓十二年冬衛侯晉卒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

侯燕人戰三月葬衛宣公

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卒纔三月耳朔以吉服從金革書之

罪見

胡傳參孫覺經解

○衛侯稱爵背殯從戎可見或曰喪制有從金

革而無避者何歟曰爲寇在門庭宗廟社稷存亡所繫者從權

無避如伯禽征徐戎有不得已焉者矣

黃仲炎通說

○惠公踰年卽

位書爵史書之常與成三年書宋公衛侯同非譏也

徐庭垣管窺

成二年秋宋公鮑卒衛侯速卒三年春宋公衛侯會伐鄭葬衛穆

公葬宋文公

義見上○按踰年得書爵非貶其背殯之責在言外與上條同

桓十四年冬齊侯祿父卒十五年四月葬齊僖公五月公會齊侯于艾

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秋葬許穆公五年夏許男會首止

僖七年秋曹伯班卒冬葬曹昭公八年春曹伯盟挑

僖十二年冬陳侯杵臼卒十三年夏葬陳宣公陳侯會鹹

成九年秋齊侯無野卒冬葬齊頃公十年夏齊侯會伐鄭

成十年夏晉侯獮卒冬葬見傳十一年春晉侯使郤犨來聘

成十四年冬衛侯臧卒十五年二月葬衛定公三月衛侯盟戚

成十七年冬邾子獲且卒十八年秋邾子來朝

襄十五年冬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三月晉侯會溟梁

襄十九年秋齊侯環卒冬葬齊靈公二十年夏齊侯盟澶淵

襄二十三年春杞伯匄卒夏葬杞孝公二十四年秋杞伯會夷儀

以上皆踰年稱君書爵也書於既葬者十惟葬邾子不見經傳計其時當亦既矣葬於未葬者二雖有背殯之譏然其稱君書爵固常事也

宣十年夏齊侯元卒六月葬齊惠公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居喪而聘鄰國考之於禮雖無明禁然以春秋所書按之王聘及求金不稱王使而齊侯稱使則惡其卽吉而親命聘使可知矣解義

日講

○稱齊侯者高氏曰著其惡也似猶爲夫子書以著

之者然如葵邱之會稱宋子當是載書之辭則然此卽齊使之

來在喪稱子而魯史不敢稱齊子夫子亦第仍之而已

張自超宗朱辨

義○未踰年稱君薨年卽位也與成四年鄭伯同同濟然○愚

釋經

按在喪而有會盟征伐之事以喪禮行者書子以吉禮行者書爵居喪遣聘於禮雖無厲禁然將命之際必準大臣居攝之辭今書齊侯使是卽吉之速故高氏闇謂著其惡日講解義從

之張氏自超以爲魯史不敢稱齊子論亦甚近情高氏渙然謂
稱君是當年卽位更爲允當要之卽吉之速未逾年卽位之非
禮不貶自見或以稱爵爲貶者乃誤以一字褒貶說經也

成四年春鄭伯堅卒夏葬鄭襄公冬鄭伯伐許

薨年卽位故書爵不必吉服從戎始著之也

高謝然釋經

○按舊說

謂稱爵貶其吉禮從戎非也其非禮不貶自見非書爵特貶也
定三年春邾子穿卒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胡氏汪氏說見內大夫盟諸侯門

○嗣君未踰年當書子不書

桓十一年秋鄭忽出奔衛

未踰年之君也不稱子蓋未嘗君也

蘇轍集解

○不稱子而稱名爭國之辭曹羈鄭忽雖立未成君也未成君者國人未之君也未

之君則與突何異焉忽之名與突無異而係忽於鄭則異矣大呂
主或問○竊疑未踰年稱子者如魯新君未卽位而卒爲臣子之辭列於會盟爲從諸侯未爵之辭皆非常稱也張自超宗
朱辨義○按舊說以不書子爲責其不能嗣先君非也○戴氏祖啟說見前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穀梁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經書其君之子公羊曰未踰年君之號也非也公羊以子般爲未踰年之君而曰君薨稱子某旣葬稱子其例甚明蓋子般子野稱子稱名君薨故也子赤稱子不稱名旣葬故也從子般之例則但稱子奚齊可矣何以稱其君之子邪故以穀梁國人不子之說爲正葉纂
案○殺未踰年之君四以內則子般子赤以外則奚齊齊舍其三待之如成君其一獨異其文者子般子

赤書子以喪稱也齊舍書君同成君也奚齊則異是稱子係於

其君以明國人不子之也言君而曰其君之子以明國人不君

之也

呂大圭或問

陸淳集

○其君之子者正里克之罪名又明奚齊非於位

見殺也

傳微旨

遇弑雖未踰年

稱君此國史定法若齊商人

弑其君舍是也此當書與齊舍同而特與恒辭異者里克弑逆

之罪易見而獻公首惡之名難知故特筆正之土以明申生無

罪見殺之由下爲萬世匹適之戒見里克之不臣由獻公之不

父也以殺世子申生比而觀之則春秋之教明矣

趙汎屬辭特

筆以正名篇

○在喪稱子奚齊不稱子非正也

高闕集注

○茶與奚齊同而不曰

君之子何也曰君之子者不與奚齊之爲君也謂其殺世子而

立之也茶羣公子耳非申生奚齊類也

李光地榕

○未卽位不

稱君未成君也奚齊稱子卓稱君以是別之矣奚齊宜從子般

子野例書晉子奚齊而書君之子者以子繫國國之公也以子

繫君君之私也

高澍然
釋經

穀梁國人不子之說誤也未葬故奚齊不稱君旣葬故卓稱君章如愚羣書考
索續集引陳岳

○

穀梁國人不子之說非也先君旣以爲子國

人安得不戴以爲君若先君子之國人可以不子之則權自下操大亂之道矣張氏云齊舍未踰年而稱君以舍之正而與之也亦非也舍立五月被弑君臣之位定故稱君獻公甫卒而奚齊弑於喪次未立平位而爲君則稱其君之子而已設奚齊亦在位數月則亦必書弑其君如卓子之例矣顧棟高三傳異同表○其君之子未成君之稱也獻公甫卒里克殺於喪次可言君之子不可言其君卓立踰年君臣之分已定故正其名曰弑君聖人只是據實而書當書君之子則書君之子當書君書弑則書君書

穀梁曰國人不子胡傳曰里克君之皆非也

華學泉
疑義

其君之子者明非世子也

胡詮春
秋解

○其君之子云者猶言晉子

也據經書宋子之例當云晉里克弑晉子奚齊而曰其君之子

不曰晉子者亦以見本非世子也

段玉裁經韵
樓集卷四

○未卽位而已

居嫡次則異于衆公子矣稱子則嫌于世子稱公子以嫌于衆

公子故曰君之子也傳言荀息立公子卓而並未言公奚齊可

證其未卽位矣

徐廷垣
管窺參

○愚按先儒多從穀梁陳氏顧氏所駁

固通然何以不稱晉子則胡氏段氏徐氏所解獨得可以爲定

解矣○愚又按曲禮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左氏說未踰年之君

未葬繫於父殺奚齊于次稱其君之子時父未葬也成爲君不

繫於父商人弑其君舍父已葬也公羊則云未踰年之君皆繫

於父鄭氏從左愚考未踰年皆當稱子不以未葬已葬論公羊

說是至奚齊但應稱子而何以曰其君之子則許鄭未詳其義矣

昭十一年冬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胡氏蘇氏說見書世子門

○嗣君踰年當書爵不書曹旣莒展輿貶辭辨 曹旣公羊說辨

莊二十四年冬戎侵曾曹旣出奔陳

羈蓋曹世子也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杜注○公

羊曰羈曹大夫也曹無大夫羈之書戎侵曹三諫曹伯不從而去賢之也以爲曹無大夫則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何也以爲有大夫乎則賢羈而不氏何也故羈是世子而非大夫蘇轍集解○

按舊說以不稱爵爲不能嗣先君非也見下莒展輿張說

桓六年秋蔡人殺陳佗

啖氏云佗踰年之君也不曰陳侯以賊誅也

陸福
微旨

桓十五年夏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見書世子門

昭元年秋莒展輿出奔吳

胡文定曰曷爲不稱爵爲弑君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非也展輿之爲弑君者所立與否討賊與否皆不可知但春秋書法與鄭忽出奔衛曹羈出奔陳同則不罪展輿也其皆不書爵者鄭莊卒葬未逾年忽不當舉爵曹莊以前年十一月卒明年三月葬而羈以冬奔莒葬比公以前年十一月弑其葬必在此年而展輿以秋奔羈不舉爵則展輿亦不爵不終爲君則不舉爵以亂名實也

張自超宗
朱辨義

○國君爭立之際稱君不稱君鄭人君突不君忽辨春秋錄突忽暨子儀辨以遇年之鄭伯

爲子儀辨

鄭忽娶辭辨

公子瑕裏詞貶詞辨

陳佗公

穀說辨

春秋之法國無二君則雖立未逾年未會諸侯亦得稱君國不可無君也齊君荼是也國無二君而得列於會則雖其人爲篡弑之賊亦得稱君國不可無君又諸侯已君之也曹伯負芻是也國有二君而得稱君國不可無君又諸侯皆君之也衛衎與剽是也國有二君而其一未列於會則在位雖久亦不稱君以國既有君諸侯又未嘗君之也鄭忽與儀是也衛公子瑕與子儀正同國既有君已又未列於會故子儀不紀弑而瑕不稱君也

舊纂案見
三十

諸侯篡立得與諸侯會者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般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比蔡陳佗齊無知衛州吁公子瑕之屬是也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又云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爲斷也至于國內策名委質君臣之分已定故諸殺不成君者

亦與成君同義也

杜預釋例

春秋之初州吁陳佗無知或列於諸侯之會或既立踰年春秋以討賊善不成其爲君也又有討賊而不正其罪者不以本罪討也齊商人蔡般魯桓旣爲國人所君及其死也曠歲歷年假手於盜賊夷狄而正天討春秋雖欲奪其爵土同之於賊有不可得也

家鉉翁詳說桓六年

鄭厲公出奔入櫟使傅瑕弑子儀而後得反國衛獻公出奔入夷儀使甯喜弑剽而後得反國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二事正相類而一則書弑書歸一則皆不書何也春秋之世篡立未會諸侯則史不稱君鄭突專適宋魯輔之故魯人終始君突雖忽以世子復歸其見弑史猶不書而况子儀乎子儀雖爲國人所立未嘗一列於諸侯之會鄭忽復歸夫子旣正其名則適庶之分已明諸侯輔篡之罪已著魯人旣終始君突故鄭歷三君皆不見於策也子儀之

弑不書則鄭伯之歸亦不足論矣故書其入邑不書其歸國也衛剽之立也晉人爲戚之會以定之涇梁以來無伐不從也既而晉侯又使人逆衍於齊使衛與之夷儀此剽所以被弑而入夷儀獨不名也夫剽列於諸侯之會七則其見弑史固以君書與子儀異矣春秋皆不沒其實爾趙訪屬辭方氏苞直解曰以突爲鄭

呂則忽臺灣之弑史臣不得而書之矣

諸篡立者諸侯定其位則列于會而稱爵故未會諸侯者皆名之不
成之爲君也

姜穆事義全考隱四年

春秋之法諸侯不受命先君而篡立得與於諸侯之會者則以成君書之微弑被殺書爵與成君等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殺之于申是也若未接於諸侯則謂之未列於會不得書爵在國不曰弑其君在外不曰殺某侯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莊九年齊人殺無知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桓六

年葬人殺陳佗是也

馬繆左傳辨例

自諸侯爲政篡立者苟得與於諸侯之會則以成君書爵侯伯不復致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昭元年莒展輿出奔吳不稱節未列會也故宣元年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成十六年傳曰先君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以此知列會則定位定位則書爵王政不行而諸侯自相推戴誠變局哉

又

國無二君則雖立未踰年未會諸侯遇弑亦稱君

文十四年夏齊侯潘卒 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穀梁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春秋之作懲姦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被弑而不曰君則亂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其情以立此義陸清微旨○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所以正商人弑君之罪也君未踰年稱子緣

人子之心而立其義弑未踰年稱君緣臣民之義以正其名

牛運

夷○舍卽位纔四月而稱君者未踰年但不以爵稱耳君臣之傳

分則已定也

葉西究遺

僖九年秋晉侯訖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

哀五年秋九月齊侯杵臼卒冬葬齊景公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荼

總論見前

國無二君而得列於會則雖其人爲逆賊亦得稱君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夏四月公及鄭伯

盟于越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夏公會齊侯于平州

凡篡弑之賊春秋皆成之爲君歟陽永叔曰魯桓公弑隱公不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春秋肯不絕其爲君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矣然所以得成爲君者亦以國無二君也

季本私考
桓元年

○孔疏見下曹伯

文十四年秋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夏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邱十七年夏公及齊侯盟于穀十八年夏五月齊人弑其君商大

商人固當討之賊然齊人不以爲賊北面而君之者三年以爲賊則不當事以爲君則不可弑今亂作於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弑其君也

張洽
集注

○春秋位號從主人不以正不正未嘗有國雖鄭忽不可不謂之世子嘗有國雖商人不可不謂之君

陳傳良
後傳

成十三年夏會伐秦曹伯廬卒于師

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秋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

其太子而自立冬葬曹宣公

十五年春會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傳討曹城

公也十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傳曹人請子晉晉歸之

十七年夏曹伯會

伐鄭同盟柯陵冬再會伐鄭

襄五年秋會于戚冬會救陳

七年冬會于鄖九年冬會伐鄭

同盟于戲十年春會于祖

秋會伐鄭十一年夏會伐鄭同盟毫北

秋再伐鄭會鯁魚

十六年春會誤梁十八年冬同圍齊

曹伯負芻卒于師

春秋弑立者既列於會便成爲君鄰國不得復討晉侯既列曹伯于會盟後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也宣元年會平州以定公位既得與會即爲黨援晉若計魯齊必救之於是晉竟不伐是由會齊而位定也

孔疏成十六年

襄三十年夏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昭四年夏蔡侯會于申又

會伐吳 五年冬又會伐吳 十一年夏楚子反誘蔡侯般殺之

蔡般稱侯罪蔡人與之爲君諸侯與之盟會也

胡鉉春秋傳

國有二君而皆嘗列於會則皆得稱君

僖二十八年夏衛侯出奔楚 衛子會盟蹊土 衛侯鄭自楚復

歸于衛

鄭之出兩月而復國衍之出十二年而復國內外二君不以爲嫌者國人旣君之諸侯旣會之不謂之君可乎雖謂之君而外君不沒是不與其爲君也夫國人君之非國人之罪也國人有承命之義也諸侯會之諸侯之罪也諸侯有討罪之責也所以責諸侯也

張大亨
通訓

成十四年冬衛定公臧卒

十五年爲獻
公衍元年

襄十四年夏獻公出奔

齊 自成十四年至襄十四年屬晉衛侯列于會

獻公出奔
陽公嗣立

襄十六年春會泓梁十八年冬同圍齊二十年夏盟澶淵二十一年冬會商任二十二年冬會沙隨二十四年秋會夷儀二十五年夏會夷儀書衛侯此皆殤公剽也

襄二十五年秋衛侯入于夷儀獻公也二十六年春衛甯喜弑其君剽衛侯衍復歸于衛

鄭厲晉文之入國忽昭公與圉博皆不書殺書殺是有二尊也衍

列於諸侯之會十有三而後出剽列於諸侯之會七而後弑衍入稱侯剽弑稱君春秋皆不沒其實不得而廢也必若鄭忽晉國乃得而廢陳傳良後傳襄二十五年○剽賊也以爵預於會著其篡國之罪耳衛侯鄭之奔也叔武攝位不敢以君位自居故春秋如其

志而書衛子今剽也受國於賊臣卽以君位自居而預於盟會故春秋亦如其志而書衛侯以著其篡竊之罪家鉉翁詳說

國有二君而其一未列於曾則在位雖久亦不稱君

桓十二年冬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鄭伯突也突篡兄而立春秋以君許之何也內外君之則以君書之不沒其實也不能君者則否州吁陳佗是也

蘇轍集解

○以篡

得國苟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以爲彼國之君也春秋亦從而君之從其實也武父之鄭伯是也苟其雖正適而未成君也其大臣不之君列國之諸侯亦未以爲被國之君也春秋亦從而名之從其實也曹鶴鄭忽是也

呂大圭或問

桓十五年夏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鄭伯突入于櫟

忽奔不當未卽位也突奔而爲已爲君也春秋非崇突之不正而卑忽之正也從其實而已忽歸君鄭卒謚昭公無一事見經

未交政於諸侯也突保一邑不得主宗廟社稷十餘年而垂之遇稱鄭伯突交政於諸侯也春秋非黜忽釐子儀而錄突也亦從其實而已先儒謂國人君突不君忽者誤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桓十五年

○又曰忽釐子儀不得一事見經者舊史不書夫子不得益也舊史所以不書者諸侯始終以突爲君魯始終以突爲君故也

蓋鄭突與衛衎不同鄭忽釐儀與衛剽不同春秋紀事之書因會盟侵伐而書諸侯則忽釐儀之不與者不可得而書剽之與會者不可得而削從其實也不然以忽之正而不爵以剽之亂而罰之春秋其爲鋤正扶亂之書哉又莊二十一一年○突稱鄭伯以諸侯君之也君突故忽與子釐子儀之弑殺俱畧而不書徐庭垣管窺

桓十七年傳鄭高渠彌武昭公而立公子釐杜注釐昭公第

桓十入年傳齊殺子釐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杜注鄭子昭公弟

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蘇子由以鄭伯爲子儀謂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衝行與剽是也突衍始終爲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春秋皆君之其說辨矣然此鄭伯實厲公也春秋於世子忽猶不書爵而况子儀之微者乎書鄭伯非與厲公也不沒其實也張洽集傳引
胡蘋通旨○杜預蘇轍以此爲子儀非也

突之奔入書名鄭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出奔不稱子復歸不稱爵以其責不能君也而况子儀程公說
分紀○十五六年兩伐鄭齊陳二君皆納突者以突爲君也故會者突也惟子儀未與諸侯會故莊十四年被殺不書弑而突亦不書復歸若衛剽與諸侯會則書弑而衍自夷儀入書復歸矣

徐庭園
管窺

十四年傳

鄭屬公自櫟侵鄭六月傳疏殺鄭子納屬公

愚按鄭子儀不見於經凡經書鄭伯諸說斷以爲厲公是也厲公列於諸侯之會諸侯君之故稱君忽與子儀未列於會諸侯未嘗君之故不稱君皆舊史據告辭之文也程子謂忽不能保其位故不爵未是

桓十六年冬衛侯朔出奔齊

傳公子
駁立

莊六年夏衛侯朔入于衛

傳駁公子
駁立于周

按駁立未列於會不見於經○駁立之放不書何也曾旣黨朔不以駁立爲君若書放駁立於周則放大夫之辭義不可也故闢焉朔爲天子所駁而入仍與爵何也春秋於竊國之賊苟國人及諸侯君之則書爵不沒其實也使朔之入衛突之入櫟不舉其爵則疑於當時不以爲君後此會盟侵伐政於中國者

不知其爲何人而亂賊公行之述轉不見於後世矣

方苞直解

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杜注公子瑕立已逾年不成之

注

爲君而止稱公子胡傳謂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雖爲咺

立辭其位而不爲君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所惡也此以瑕爲賢褒而稱公子也王氏沿則疑瑕與咺比謂

叔武爲君命奉之以受盟故稱衛子若瑕者元咺君之非君也與咺同戮而稱公子不與咺君之也此以瑕爲惡貶而稱公子

也二說皆未達春秋之例也惟杜氏以爲未會諸侯故不稱君

爲得之蓋衛公子瑕與鄭子儀正同國旣有君已又未列於會是以皆不稱君也然則瑕賢邪惡邪襄之邪貶之邪曰瑕旣無

曹臧之節亦未有宋馮之謀則書曰及公子瑕而已矣

案韻纂

瑕立踰年不稱君非君也爲咺私立也

邾懿行說畧

○衛侯雖出咺

之君也瑕雖得立咺之私也出者正以義立者尊其名而後天下之爲君臣者定其異於剽之稱君者剽既列于會諸侯已成之矣因而稱君勢所定也既立而弑甯喜諸臣先君之矣因而稱君分所定也使瑕見殺于咺亦當曰弑其君而此則衛侯殺

之故異也

高誣然釋經

○瑕元咺所立不得比于衛人立晉也立雖

踰年未列于會不得比于衛甯喜弑其君剽也然君出代立又非衛人殺州吁之比也故變其文曰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

瑕

戴祖五測

未成君者不稱君

隱四年秋衛人殺州吁于濮

義見下條

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胡傳

○其曰齊人殺無

知何是不成君之辭也向也州吁之弑衛人爲之變不踰年而卒討之今也無知之弑齊人亦爲之變踰年卒討之是故無知

不成君而雍廩得書人是國有臣子也

陳傳良後傳

○春秋初年三

罪三討衛人殺州吁齊人殺陳仲齊人殺無知皆名其爲賊不

以爲君善其能討賊也乃若齊之商人楚之虔歲歷年然後

假手他人以迄天討旣爲臣民所君雖欲用州吁無知之例名

之曰賊有不可得也

詳說家鉉翁

○正其爲賊則以賊討之州吁無

知是也凡弑君之賊見殺稱君稱爵者不正其爲賊不以賊討

之也齊商人蔡般是也國人以賊名之則春秋亦以賊名之國

人不以賊名之則春秋亦不以賊名之據事直書而褒貶見矣

呂大圭○亂賊稱君者見本國臣子鄰國君臣皆不能討而成或問

之爲君也苟有一人明討賊之義則名之爲賊而不成之爲君矣州吁無知陳佗是也吳徵纂言○無知弑君雖逾年止數月耳未

成爲君其不當稱君宜矣

張自超宗
朱辨義

桓六年秋蔡人殺陳佗

佗弑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爲君者以賊討也晝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爲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爲君也不以爲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無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爲賊矣齊商人弑君及其見殺而稱位蔡般弑父及其見殺而稱爵則齊蔡國人皆以爲君矣聖人之抑揚與尊深切著明故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胡傳○陳佗旣踰年矣而不稱君何也齊

無知亦踰年而不稱君蓋當時一國之人異邦之人猶知其爲

弑逆也

呂大圭或問

○春秋之初先王之澤未泯人心正理猶存故

蔡人不以佗爲陳君而殺之

方苞直解

○佗君陳一載書法與州吁

無知同與商人貿易異者既伏誅則正其爲賊誅一人辭也未
伏誅仍成其爲君譏一國辭也旣君之而復弑之則與弑君同

科春秋名分之嚴如此

高澍然釋經

○穀梁曰陳佗者陳君也其曰

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淫獵于
蔡與蔡人爭禽其說與公羊賤佗淫于蔡之意同皆非也夫齊
襄文姜之淫亂可謂匹夫行矣齊襄何以稱侯而不名乎及其
被弑何以曰弑其君諸兒乎

程端學三傳辨疑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未成君義同上○杜義見總論張亨說見前嗣君書法總論

以上亂賊未成君者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說見前未踰年不書子門

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杜義見前總論

昭元年秋晉襄出奔吳

杜義見下

昭八年夏陳公子留出奔鄭

公子留晉襄書名者篡立未列于會也諸侯卽位上有王命
次則列國以爲班然後成君故凡不受先君之命者雖已踰年
不與諸侯會而出奔皆不稱爵杜預○曰公子世子皆未成君
之稱張大亨○留立於招不書子者立非其正不成爲君則猶

是公子也

直解
御纂

昭十一年冬楚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張說見上又見前嗣君嘗法總論

以上爲人所立未成君者

卷二十四補

嗣君稱爵不稱爵總論

踰年而後改元卽位於內稱公於外書爵未踰年於內稱子於外書某子世變相尋未踰年既葬卒哭而卽位焉踰年乃改元此諸侯之失禮也春秋因其旣嗣爵則書爵彼未嗣爵者而我以爵書可乎彼旣嗣爵者而我不以爵書可乎是故先君雖未葬旣踰年則書爵桓十三年衛侯成三年宋公衛侯是也書爵與國內稱公同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書曰公卽位踰年也未踰年雖旣葬曰子文十八年書子卒僖二十五年書衛子未踰年也是故諸侯卽位以踰年爲斷不以葬未葬爲斷有旣葬未踰年而書爵者宜十年書齊侯成四年書鄭伯旣卽位嗣爵矣春秋不得而書子也文十四年齊弑其君舍先君未葬未卽位而書君義素定者也書君不與書爵同不可以爵書

者正其君臣之分則可也僖九年晉殺其君之子奚齊義不索定而未卽君位也十年弑其君卓哀六年齊弑其君荼踰年卽君位而後得爲君此義明而嗣立之際嚴矣

戴震文集春秋改元卽位考